

卷十

書名 文心雕龍十卷 嘉靖中古歛余氏刊本
 撰者 梁 劉勰 撰
 卷十
 內容分類 集 詩文評 詩話文話 南北朝
 索書號 集部 詩文評 1
 編號 D800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00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詩文評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心雕龍十卷 嘉靖中古歛余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心雕龍卷一

梁 東莞劉勰著 張遂辰閱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地理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



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兀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文心雕龍卷九終

文心雕龍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竝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壞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

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

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自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革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竝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囿焜燿似縟錦之肆遠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

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辯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苟况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握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今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楊子以爲

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世厥風者矣。杜篤

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隄。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壞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移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十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人。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

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粹於二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踈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竝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韞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

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于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子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間情。竝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十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

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山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將說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麇雉，懸絕珠玉與礫

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麇，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困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仞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畝澮，無私

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踈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歎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鐘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廼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
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墁附。而近代詞人，務華
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
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
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
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
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
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踈，丁儀貪婪以乞
貨，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
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恨復而訟府，諸有此類。
竝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
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黠，絳
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
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
秩，而鬻官囂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
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
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
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脩短殊用，自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誦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抑揚，旣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綳中，散采以彪外。梗柎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負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上孫巧心。

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鄒
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
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夫自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
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
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
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
則常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
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

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
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
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
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
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
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
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管
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
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

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倍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云亦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圍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折采，必籠圈條貫，摛神往圖，風勢幽遠。苞會通閎聲宇，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怵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脣古今，擘肌分

文心雕龍 卷十終
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瓌絡藻繪之府亦幾
乎備矣但言不盡意前聖所難識在鉞管何能矩矱
茫茫往代既沈予聞渺渺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
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文心雕龍卷十終





東洋
圖書
印